

## 故乡的云朵 (组诗)

■ (陕西)李勋

## 故乡的云朵

当一夜未合眼的星星  
通过情断天涯那一枚瘦月  
连线打来关切的电话  
让睡不着的灯炮接听  
思念开始抵达小村一吐  
这个季节秋云圆熟的心事

一片片会看天象的树叶  
纷纷打着微笑的手势  
点头试着接纳此时的冬天  
正迎面下着一场贺春的白雪

你看从夜梦依稀中醒来的  
一头白发苍苍的老奶奶  
仍像当年站在熟悉的村口  
教喊山的父亲把绣花的年轮  
刻进那一棵皱纹深深的大树里  
活现一部会展演的村史

奶奶还把一串串童年的往事  
健旺甩往炊烟袅袅的山坡上  
不一会儿就雅气地  
堆码成一个时光想像的老人  
只待那一天真情的太阳出来  
和雪一样驮起故乡的云朵  
去开采我们这一生显贵的绿水青山  
接下来忙碌摊开岁月一地的富贵

## 别样乡音

在乡下筹办年节的当口  
我看到低矮的平房都长高了  
很多旧物件放进了年画  
那位爱拿着竹竿和奶奶一起  
在稻田看场的小二黑  
把响亮的柳哨吹成了十月的经典

躲迷藏的斑竹  
长大了变成了唱戏的花脸  
杨柳婆娑的季节  
柳姑成为河对岸春牛家的婆娘  
把冬月剪成了好看的窗花  
而烟雨早已溅入了泥土  
受伤的爱情堆成了一座坟墓

陈年叠加的每一件物事  
总在撞击的胸口涌动  
除了简谱的二月  
乡音不再是个简单调节的音符

长着思念根须的云朵  
也在叫一个明月无尘的游子  
于那个望乡的夜晚来弹奏它

## 月上寒秋

早读的清晨总是  
习惯让那道干裂的风  
在城市的某个边缘撕个口子  
让奔跑的速度慢下来

如同那时父亲走时  
留下莫名的悲伤  
几只鸟儿不紧不慢  
在他熟悉的那块菜地上空  
忧伤地盘旋了一会儿  
流下几滴清亮蓝天的眼泪

当山雀们都难过地  
把往事送走了  
月亮不偏不斜  
透过那栋瓦屋曾经熟悉的窗口  
来探望我们

一路陪伴的月光  
轻轻抓起温暖的被角  
串上明亮的乡音  
盖住发冷的寒秋

## 抚摸雪落的乡村

我坐在一块麦地上  
抽穗故乡  
童年在我的巴掌上  
刻下一道很深刻的皱纹  
早年在乡下抛洒过的  
那些过于劳累的汗水  
也变得有些甜味儿  
它们头一次经太阳的蒸发  
知道乡愁反正是回不去的

站在北风刮的那座城市  
发现所有的思绪  
都生成了一根根白发

月光下的老母亲  
见白发苍苍的奶奶  
一直找不到那条归乡的路  
冬季既往不究

自个儿开始计划下雪  
喊出山地上  
早已踏过田块的牧马人  
沿着当年那条出塞的小路  
像野牛儿一路泪雨狂奔  
总想抚摸那管阳春的笛声  
抚摸一座雪落的乡村

## 月光清亮的乡愁

早就告诉你了  
我们不再像传统的祖辈  
听惯了土地的宣言  
总是以劳作的每一滴汗水  
来判断粮食的味道

其实那些云朵  
纷纷从老家农舍出来  
冬天一片少女般纯洁的雪  
从落下到融化  
就是春天受孕的过程。

在乡村许多事物  
都开始了变化  
树上青瘦的杨花  
贴近天空舞蹈的每一个动作  
都会翻耕出泥土的气息  
星星站在儿时启明的山岗  
喊醒睡意朦胧的一钩新月  
下地挑起农活的担子  
一一清亮着那时城市  
分派给我们一些劳动的乡愁

## 我在这里想你

■ (新疆)谷鸣

一只离岸很久的小船  
在夜里也无法沉睡  
被月亮照着  
证明还是在水里  
水里的事物无法复制

望上看上去  
星空渺渺茫茫似人海  
望下望下去  
一浪还一浪水深无涯  
月儿被浸泡得发白

月在水里水在想月  
船在水里船在想水  
多少年了我在想你  
只在有明月的水里

## 鱼肠

■ (四川)耳东

疏忽和大意  
从来都是傲慢与偏见的伴生物  
王与公子皆不免俗  
蕴含着寸短寸险的勇绝  
问世之初便匿藏了锋芒  
逆藏着凶险

美味绝非为了果腹  
局外人伴随着劫难  
透过你  
选择身边人  
并看清你自己

苍鹰搏击雄殿  
惊不醒凤麟梅花的香艳  
逆理悖序  
终究在匕现一刻  
既品尝鱼炙的鲜美  
也畅饮王的血

## 磨道

■ (贵州)鲁雁

爷爷的那条小船  
再也划不进  
缭绕炊烟的港湾  
泊在大山泪涌的黄泉

雪夜一棵风中的柿树  
高过屋顶的悲哀  
摇曳烛光的泪凝结冰冷  
父亲的心瑟缩着

逝者灯灭薪火相传  
父亲举起  
烙印爷爷掌纹的铁锤  
打磨爷爷留下的光阴

春雷触摸大地  
万顷绿风攀山越岭  
我的选择是——  
远方的召唤

一声破晓的鸣笛闪着星光  
穿过山的胸膛  
把故乡拉成  
遥远的明媚

## 潮头品茗

最近,我有幸从川东北偏远的南充调到省会成都工作,一个人孤零零地“成漂”,与亲人,当然也与年迈的母亲,过上了“每周会”式的驾车生活。

时空是思想沉淀的隧道。

离母亲的距离越来越远了,见母亲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。夜深人静,每每想到满头银发、寡言少语,一天天变老的母亲,她孤寂佝偻的身影就在我眼前反复旋转,鼻子中就有一股莫名的酸楚在漫无边际地汹涌,历历过往哽咽在喉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还在黄土地和冬水田中自给自足。

故乡、老家、茅草屋……

穷!穷!穷!是我最全部的记忆,也是我最深刻的童年。

年轻时的母亲一直以女强人的形象示人,虽然她目不识丁,但却从不缺乏改变生活的能力。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,一家三口的一日三餐是搁在母亲心中的头等大事,让她几乎从年头焦虑到年尾。

由于母亲体质瘦弱,加之营养不济,我出生没有几天就吸干了母亲的身体。在柴米油盐都得靠指标供应的时代,对于这样的家庭条件和家庭环境,我的口中根本就不可能留存奶粉的味道。

无奈的母亲就地取材,将红苕淀粉加入热腾腾的开水锅中,不断搅拌、不断稀释,做成流汁状的红苕糊糊,替代了母乳和奶粉。一餐、两餐、三餐……,一年、两年、三年……,红苕糊糊占据了我全部的饥饿空间,长此以往,只要我看到无盐无味的红苕糊糊,就像看到白大褂手中的针头,饿了也哭,吃了也哭。

南充的川北凉粉是享誉天府的一绝,母

## 母亲的炕干饭

■ (四川)张翼



亲做的红苕糊糊其实是改良了凉粉的做法。虽然我是土生土长的南充人,但直到现在我都不吃那玩意儿!

母亲说,是长年累月的红苕糊糊把我的味口伤了。

母亲把那个年代农村小孩都会经历的不幸,归罪于自己身上,总觉得亏欠了我。她时常念叨自己身体差,家里穷,一出生就没让我吃饱,我是在哭哭啼啼中过完了襁褓生活。

后来,靠父亲一手漂亮的篾匠活,家境有所好转。在我的印象中,米、面、油、盐虽然不宽裕,但也不太紧缺,只有吃肉却得逢年过节或者等上一月两月。

我的童年,一年到头都在菜稀饭、苕稀饭、绿豆稀饭、南瓜稀饭中渡过,平日里吃个油挂面,煮个醪糟蛋,蒸个糖馍馍,烙个面馍,都算是打牙祭。

母亲是巧妇,总是变着花样、想着法子让我吃开心。最让我长记性的,是母亲做的炕干饭。母亲的炕干饭种类繁多,有南瓜炕干饭、红苕炕干饭、青菜炕干饭、萝卜炕干饭,当然最好吃的还是腊肉炕干饭。

母亲先把大米和红苕放入一口锅中小火慢煮,当大米煮至半熟后捞起一部分沥水备用,再把四季豆、胡萝卜等蔬菜切丁,伴上佐料放入另一口锅中翻炒入味,覆上已经沥干、半熟的大米,盖上盖子用文火慢慢烹,待到锅中的炕干饭香溢满屋时,另一口锅中的红苕稀饭也熬好了。

母亲总是以各种理由只吃稀饭,不吃干饭。说是稀饭,因为已经捞去了大部分大米,其实就是清汤寡水、不见米粒的玻璃汤,几块红苕在汤里清澈的飘荡。

母亲节约,她是故意把有限的口粮让给我吃。

母爱无距离、无遮掩,直直白白、零零碎碎地在柴米油盐、锅碗瓢盆的平凡中鲜活,透明得毫无细节。而这些年来,我在工作中的一波三折和生活上的自以为是,却把最亲最亲的亲人漠然得难以提及、难以发现,与母亲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有些疏远。

我是多吃了母亲的那份口粮长大的。

母亲的炕干饭成了我儿时最深最深的记忆,也成了我现在最沉最沉的压力。

注:火——《四川方言词典》kong3<动>一种烹饪方法,加少量水,盖紧锅盖,用微火把食物焖熟。

听完后,志强一下子傻了,羞愧并尴尬的站在那里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## 染红的嘴唇

兼政治课张校长,他仓促的走进教室说:

“同学们好!学生不要穿短裙儿、浓妆艳抹、美甲、打口红等。太妖艳!男生也演反串了,当然,爱美之心,人人有之……”听完校长的开场白,有的学生趴在桌上偷偷的笑了。

学生见校长一脸神态,只是纳闷儿。

这时,坐在最前桌的赵君站起来说:“校长,你的嘴唇也打着口红呢?”校长一愣,脸唰一下子像红布一样。

好半天,他才缓过神来,急忙用手一拭嘴角儿,校长立刻成了三花脸儿,这时,一些学生笑得前仰后合。

## 宠物

■ (湖北)周晓文

小丽就觉得宠物怪可怜的,失去自由了不说,有的狗狗明明不喜欢洗澡,不喜欢穿衣,不喜欢剪趾甲,主人偏要给它做这些事。小丽常想,人是高兴了,狗却活得累!

有个中年男人来宠物店最勤,每次不来花个千儿八百不撒手,每次都点名要小丽帮忙。有几次小丽看见男人眼睛直勾勾盯着自己,就心如撞鹿般,眼皮也抹搭下了。

## 兄弟面

■ 成都市武侯高级中学高一4班 钱睿祺

过去砸他几拳。

珠珠还算口下留情,留了多半。我暗自庆幸,却料悲剧才刚刚开始。没等我接过叉子,飞飞、学霸、网管真是神兵天将,已经各就其位,将我团团围住,水泄不通。

珠珠见势不妙,虽然满口余香,也顾不得擦嘴漱口,现场直播要紧!

“中央电视台,中央电视台,各位观众朋友,您正在收看的是208寝室第311届抢面大赛。现在三位选手已经就位,第一位是……老将飞飞同学,他已经……哦,天哪,三位选手已经迫不及待,直接开始比赛了!中央电视台,中央电视台,各位观众朋友,您正在收看的是208寝室第311届抢面大赛。抢面大赛没有裁判,没有规则,反正,成则吃面,败则喝汤!观众朋友,观众朋友,请擦亮你雪亮的眼睛,尽情地欣赏吧!看吧,比赛已经乱哄哄地正式开始!瞧,飞飞同学用自带的筷子迅速夹起一大口面,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,被网管半路拦截,学霸坐收渔翁之利也大咬了一口。看来,学霸是今天的一匹黑马啊!”

208的几位早已经前仰后合,泪花四溅。真是乐极生悲啊!内乱未已,外敌又来犯。不知道是我们肆无忌惮直冲云霄的笑声,还是我的五谷道场番茄牛腩紫薯面的喷香香气惹的祸。

“大哥,我来也!”隔壁的发哥冲进来,



本版稿件在《大周末》网(<http://www.qcxh.org.cn>)和《潮头文学》公众号同时刊发

